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奏議類上編六

古文辭類纂十六

韓退之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事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眾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于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

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旣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于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眾。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紫字云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竊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韓退之復讎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

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
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
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
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
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
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
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
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
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
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
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土。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
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
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
矣。謹議。

韓退之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

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嚙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以狂妄驕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

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旣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剜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譁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鱷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鑲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閔休揚厲，無前之偉蹟，編之乎詩書之

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已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闢機闔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胷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

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海峯先生云：于厚此等文雖精

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

古文辭類纂十六終

奏議類上編七

古文辭類纂十七

歐陽永叔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臣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同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憚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

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旣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畱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譏邪很悞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

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同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事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同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

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于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于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裔。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遙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藩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虞。猶閒入闕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濯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

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眾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眾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歔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施議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眾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弊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

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復，至於緩過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羸齎橐負，以致其贅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絃服而戲。豫東南之夸，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